

《分手的决心》让饰演女主的演员拿下了韩国青龙奖影后,但这部充满山海意象和男性凝视的影片从她饰演的角色出发并不友好。

女主瑞莱,人设是一名偷渡去韩国的中国女人。影片中瑞莱之死不甚合理,这种安排既不符合爱情心理也不符合犯罪心理。瑞莱在和男主海俊的交往中慢慢拥有了他的心,她用手机录下了他爱的证言。从爱情的角度,拥有心足矣,何必一定拥有人?又何来分手的决心难下?瑞莱的人生信条是生存至上,而非爱情至上。她的两次婚姻都没嫁给爱情,第一次嫁给了能给她合法身份留韩的人;第二次随便找个人嫁了,只为能下分手的决心。她为了生存可以杀死两任丈夫,不惜搭上一位无辜老太太的性命。一个生存至上的人女人会为爱而死吗?显然不会。若安排成她利用警察的感情为她杀人,最后自己安全着陆,更符合人物性格和犯罪心理学。那么导演和编剧为何还要作此安排?是出于男性视角。男人愿意看到女人爱他们爱到发疯发狂,爱到为他们而死。瑞莱之死在影片中充满了古典主义美感,海俊寻到海边,一遍遍呼唤她的名字,却不知道,她就在他脚下。但其意义仅限于美感本身,有取悦男性观众之嫌。

从犯罪心理角度,瑞莱的第二次杀人也已经不起推敲。她第一次杀人后精心设计了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说明她心思缜密。这样的人会因为一句威胁的话“如果我妈死了就杀了你老公”就去杀对方的母亲吗?威胁的话能否当真,就算说者真的采取行动又会是何时,都是未

中年之海

北 北

知数。而给一位老人喂药致其死亡倒是一查便知。难道瑞莱杀第二任丈夫时就下了必死的决心?这和她从前生存第一,竭尽全力保全自己的人设不相符。

虽说剧情从瑞莱视角出发充满矛盾,但从海俊视角出发却是一部细腻的好影片。海俊代表了大多数中年男人的生活:工作尚可、婚姻尚可,但感情枯竭。海俊的职业是警察,但却怕血,这是种多么奇妙的讽刺!很多中年男人也如海俊般,从事的是自己不太热爱也不太擅长的工作,虽然很投入但做不出好业绩,最后只求不出错。海俊后来选择回家乡小镇去侦破小偷小摸案件就出于此心态。海俊的婚姻更是种讽刺,在婚姻的权力关系中,明显妻子占了上风,只要妻子开口要求,他就配合完成。工作和婚姻都是表面尚可但毫无滋养,所以海俊一出场就点眼药水,到后来越点越频繁,这隐喻了他的感情枯竭缺乏滋养。尽管如此,当他看到瑞莱动了心,却不敢燃烧,只能搞些暧昧,就像点眼药水一般。瑞莱就是海俊的药。海俊结束了瑞莱的案子就选择回到家乡,还有个原因是怕被这种感情点燃,他怕熊熊燃烧后收不了场,所以只能远离。《分手的决心》表面上是年轻女人难下结束感情的决心,实质是中年男人难下和平稳生活分手的决心,哪怕这种四平八稳并不那么如意,平静的海面之下处处暗礁、波涛汹涌。

从男性视角出发,看似冗余的情节也变得合理,悬疑不是为了反转而反转,爱情也不是为了死亡而死亡。中年之海,海中有无奈,有绝望,有迫不得已、身不由己,唯独没有奋不顾身的爱情。

在烙画馆里,介绍人把烙画的传说落在东汉刘秀身上,估计就像唱戏的人把李隆基奉为祖师,木匠说锯子是鲁班发明的一样,需要一个大大人物为自己背书。

烙画(又称火笔画)注定是个小众的东西,比较直接的解释是“用火烧热铁笔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我视之为“疼痛的画”,古人在罪犯额头和脸上刺字发配边疆,所谓“刺配”,疼;在胳膊上、后背上刺青,以明心迹,也疼。烙画只是换了作画工具,疼痛应该没什么区别。

坐在烙画馆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我拿着烙笔,面对一块木板,尝试着作画。木板上有事先勾好的线条,所谓作画,其实就是描摹那些线条。烙笔是一根像圆珠笔一样的小铁棍,从一开始就要小心,别让它触碰到身体。

烙笔开始是凉的,通电,慢慢变热,直至发烫。烙笔自身不产生热量,热量来自于外力,电

王 国 华

疼痛的画

或者火,那些积累起来的热量让笔疼,再疼,更疼,足以将其毁灭,它必须把这些热量排解出去,哪怕面前是一块死硬的石头。那块木板好像一直在等着它呢。自从树木被砍倒,晾干,削削,变成一块平整的木板,就知道这不会是最结局,而是一个过程。但等待的时间越长,它内心越是不安,盼着另一个事物快点凑过来,哪怕是一支滚烫的烙笔。

烙笔落在木板上,木板能不疼吗?它忍着,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笨哈哈的人第一笔就使劲烙下去,木板吱吱叫,一股烟儿赫然而起,有一股焦糊味儿。这其实是烙坏了。即使这个人内心里涌动着万千酸甜苦辣,手下也得轻重得宜,把握好烙笔的角度和压力,落、起、止、走、住、叠、圆、回、藏,笔笔有千秋。一笔下去,有的深,有的浅,如果修改,就只能更深,不可能变浅;只能增加,不可能擦掉重来。只能更疼,

而不是不疼。

世间万物,都会本能地拒绝疼痛,但疼痛又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元素。爱恨情仇,都是疼痛之一种。不疼为麻木,小疼为痒,大疼为苦。在从小疼到大疼的过渡中,有一个巨大的空间。烙画高手的笔下,从浅到深,会有几十种直至上百种层次出来,恰如人类“疼痛”的千百种感觉。我只是描摹一个勾画好的图形,只要我爱它,认真对待它,也需把这些情绪都品味一个遍。

我看到过好多烙画作品,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几乎都没有世俗表达中称之为“欢快”的色调。这从其颜色一眼可见。烙画以黑、棕、茶、黄、白五色为主要色调,没有粉,没有蓝(即便有,也是特意涂上的颜料,非其本心),不鲜艳。“黄”似可划入鲜艳一类,而烙画的“黄”,略似土黄,亦不堪道。但它们整体看上去是那么沉稳:画山,那山站得住;画鸟,那鸟轻易不飞走;画云彩,那云彩飘而不浮。它们和木板紧紧贴在一起,成

下午在家打扫卫生,忽然接到快递电话,我再三确认是我的包裹,才换了衣服下楼。最近没有网购,不知道包裹是谁邮寄的。快递员说单子上没有留寄件人的信息,我只好先签收。我好奇地打开包裹,里面的艾灸贴、暖水袋、保暖衣……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在异地的老公。他最近一直忙于工作,原计划国庆假期回来陪我,却因临时有任务而搁置了,我以为距离使我们的感情疏远了,觉得临时有任务是他用来搪塞我的借口。但看着眼前这一堆“神器”,我的内心顿时淌过一股暖流,原来他的爱从未离开,他还是事事替我想在前头,这一箱满满的御寒

“神器”不就是爱的模样吗?

抱着包裹往家里走,老公的电话就来了,声音自责又关切,说知道我怕冷,冬天总容易生病,所以特意咨询了中医朋友,赶在立冬前

爱比冬天来得快

吴 璇 利

为我准备了这些御寒好物。温柔的话语从电话那头传来,感动得我眼角湿润。一阵凛冽的风刮来,我喊道:“起风了,好冷啊。”他急忙叮嘱道:“你要记得拿里面的滋补菌汤料来煲汤,照顾好自己。”我却故意撒娇说:“汤我不煲,要等你回来

对一座城市的记忆,通常缘于一个人,或是一栋建筑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强烈。比如对于哈尔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马迭尔宾馆。

五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走进朋友安排的酒店,发现竟然是马迭尔宾馆。虽然第一次来哈尔滨,但对于哈尔滨、对于马迭尔宾馆似乎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初,《夜幕下的哈尔滨》无论是广播剧,还是电视剧,乃至评书,都曾风靡一时,而其中不乏马迭尔宾馆的场景。而后来的《马迭尔宾馆的枪声》,把“国际谍战”的刀光剑影、明争暗斗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影视剧传播的影响力,让马迭尔宾馆名声大振。

不过,如果说马迭尔宾馆完全是因为影视剧的传播而名声在外,未免失



畫朱剛戲

丹青易绘春色
妙手难画伤心

写真 (设色纸本) 朱 刚

了一个凝固的“疼痛”。

好多人在这里描摹、作画。晾干、打磨之后的作品,无论朴拙、流畅,似乎都在草木间度过了春夏秋冬,经历了三生三世。它们那么淡定,那么干净,让你在盯住它的那一刻,感觉自己成为了画上的某一根线条,任谁也拈不走。



亲自做给我喝。”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听到他说:“好,好,我下个月就回去。”这声肯定的答复,让我对下个月的团聚充满了期待。

到家后,我望着他寄来的包裹出神,想起许多异地前的美好:我爱吃,他就总是下厨为我做美食;我不喜欢出租车的气味,他就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我上下班;我爱美,他一发工资就带着我去逛街买漂亮裙子……今日回想,才发现这一幕幕日常都是爱。

今年,老公的爱比冬天来得快,我相信这份爱的温暖足以抵御冬之寒凉。不得不说,异地虽然拉开了我们的地理距离,却拉不开我们对彼此的爱和关心。

之偏颇。马迭尔宾馆本身就是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19世纪末,哈尔滨居民已约3万人。随着中东铁路开建,各色人群纷至沓来,带来了城市的高速发展,火车站、宾馆、教堂、学校拔地而起,哈尔滨有了城市的雏形。20世纪初,这

夜宿马迭尔 苏 虹

里已成为国际性商埠。

说到哈尔滨,中央大街自然无法回避。这是一条具有百余年历史的老街,两边的建筑同样大多具有百年历史。走在灯影飘忽的面包石路面,看着两边建筑上美轮美奂的雕花窗棂、精美立柱,带有东正教建筑风格的圆形拱顶,仿佛置身于异国他乡。

与今天中央大街的繁荣迥异的是,1900年以前,也就是在中东铁路初

建时,中央大街只是一条为方便运输建筑材料开辟的土路。当时中东铁路局将土路附近拨给散落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居住,因而这条土路有了“中国大街”的名字。这里地势低洼、泥泞不堪,街路两侧全是

中国居民的简易窝棚。当

时中东铁路局正在南岗区大兴土木,修建住宅、商铺、教堂,但对这片“中国大街”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但是,犹太商人却独具慧眼,用极低廉的价格,从中国居民手中购买地皮,然后对“中国大街”土路稍加修整,转眼间街路两侧出现了很多犹太人和俄国人的商铺。到1924年,由俄国掌权的哈尔滨市自治公议会对此条街进行了升级,铺就了现在的路面“面包石”,让这条街立刻具有了贵族气质,大街出现各种精致的建筑,各类商户也纷纷入驻,一时人流如织。

有意思的是,当年上海的南京路也有类似的情形。19世纪末期,英籍犹太人哈同以独到的眼光,认定当时的南京路“居虹口、南市之中,西接静安,东接黄浦,揽其形胜,实为全市枢组,其繁盛必为沪滨之冠。”故而以每亩20两白银的价格大量收购南京路周边土地,十多年后,南京路两侧44%的土地被其收入囊中。1906年,哈同斥资60万两白银,从国外进口400万块硬质铁礮木铺设南京路,使其成为远东地区最平整、最豪华的现代马路,导致地价飞涨,南京路很快聚集起永安、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

相比之下,英籍犹太

的悲欢!

2019年春节期间,我刚刚到书店,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喊着追着妈妈,边跑边哭:“妈妈,妈妈,给我买!”妈妈却飞快奔走。原来是小朋友要买《法布尔昆虫记》,妈妈犹豫了半天,拿起来又放下,最后还是没有舍得买。

在书店,偶尔也会体会到一位普通母亲经济的

拮据和生活的无力!曾几何时,密布在街头巷尾的东方书报亭,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2021年,我们在书店开了一个书报亭,特别是午后,有几位银发稀疏的长者几乎每天都光顾书店,他们悠闲地翻阅报刊。我们算是为他们新建了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保留了一个温情的避风港。他们把晚霞时光交给书店,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安排。

记不清哪一天,元龙音乐书店在大隐书局的旁边开张了,慢慢地,我们有了一家书店邻居,好像是有了一个夜行的同伴。“徐家汇书院”,记得曾经叫过“上海之光”,两个名称都好,关键是我们又多了一个同伴。在书的世界里,能够和同行一道,和读者相遇,想想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十日谈

阅读徐汇

责编:郭 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人卡斯普的眼光,要比当时在哈尔滨的其他商人更富有远见。经过一番考察,他认定哈尔滨日后的发展前景,果断多方筹集资金,聘请一流建筑设计师,在1913年便建成了豪华的马迭尔宾馆。马迭尔在俄文中意为摩登的、时髦的,现代的,马迭尔宾馆从建成之日,便成为商贾政要、社会名流下榻的首选之地。

在此后一百多年里,马迭尔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无论是为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真相,而入住马迭尔宾馆的联合国代表李顿调查团;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代表与诸多民主人士聚集马迭尔宾馆,就新政协成立问题的多次会谈,都让马迭尔宾馆成为一个具有深刻历史底蕴的百年老店。

当然,对许多普通游客而言,马迭尔宾馆的魅力还是在于许多历史名人曾在此寄宿。无数个漫漫长夜,无数位仁人志士,他们在这个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或闭目养神,或义愤填膺;或忧国忧民,或奋笔疾书……若干年后,房间里是否还留有他们的气息?

我曾两次入住马迭尔宾馆,一次是著名作家丁玲曾经住过的房间,一次是爱国民主人士谭平山曾经下榻的斗室。两次入住都近子夜时分。躺在床上,想到房间里弥漫的历史故事,烟梦中多了几缕历史的烟尘。

翌日醒来,现实的阳光显得格外耀眼。

我是灯塔领读人,我与徐图共成长。请看明日本栏。